

乡愁大足

## 笼蒸乡愁

## 清明粑熟

◎邹安音

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永不停歇。生于世间，我一直觉得，天地之间的四时轮回，就像一个人的生命。而华夏民族的繁衍生息，就和这四时衍生的二十四节气密不可分，成为古老东方起兴的基因密码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的节气是立春。春天一到，万物焕发蓬勃生机，又可以吃山野之中的好多美味了。

春分之后，就是清明。有一种野菜，在田边沟渠绽放生命，牵动着我们的心。它白色的叶子上，长满茸毛，一旦老了之后，就会开出一簇簇黄色小花。这种学名叫鼠曲草的野菜，我们叫它清明菜。

记忆中，整个渝西地区的人，除了我们大足之外，还包括荣昌、永川、合川、潼南等地，人们都喜欢做一道美食，那就是软软糯糯、清香可口的清明粑。

母亲是做这道美食的最好老师。把清明菜摘回家后，洗净切碎，掺入糯米浆。这糯米浆也来不得一点儿假，一定要搬出屋檐下的大石磨，用绳子系好把柄，吊在屋梁上。然后甩动双臂，把泡胀的糯米一点点推出细浆，耐心准备好食材。

做清明粑，离不开它的载体——清明叶，我们也叫它猪儿粑叶。长大后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大叶仙茅，也叫船船叶。我把清明叶摘回家后，哪怕只有一片叶子，也要跑到小河边去洗净。

清明清明，天地清明。小时候的心空，就像小河的水一样清澈。小时候，我的认知里，只要有人家居住，就一定有小河流过。小河不一定有自己名字，但它们最后都会奔涌到母亲的怀抱——北方的黄河，南方的长江，东边的大海。

不只是小河，世间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生命。清明节，也是独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节气。寻根问祖，源远流长。

而做好的这道清明粑，就一定要给先祖吃。

清明叶准备好了，我把它洗净切成小段，交给了母亲。母亲把米粉和切碎的清明菜搅在一起，和匀捏成团状，然后用清明叶包裹，上蒸笼用大火猛蒸。

新鲜出锅的清明粑，颜色暗绿，咬一口唇齿生香，那是山野的气息，也是母亲的

味道。

母亲端出一个竹筛，放好清明粑，再打一碗白酒，摆几个水果糖，让我们上山祭祖。

山是巴岳山，绵亘起伏，峰峦如聚。山那边是永川，山这边是我的老家——大足邮亭，再远是成都。邮亭是川渝茶马古道东大路的重要驿站，老成渝公路和铁路贯穿全境。

每到清明节，不管是公路还是小路，回乡祭祖的人，总是络绎不绝。此时，山上的桐子花也开了。桐子树下，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蕨草，也间杂着杜鹃花，我们叫它映山红，慰藉着断肠人的心。

大足是著名的石刻之乡，民风淳朴。石刻始雕凿于初唐，盛于两宋。在宝顶山、北山、石篆山等地，有着五万多尊石刻雕像，名列世界文化遗产。农历二月十九，大足宝顶香会节，四面八方的人们蜂拥而至，汇聚成欢乐的海洋，只为点燃心中的夙愿。宝顶香会节，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，但只要到了清明节，我都会想起母亲做的那道美食——清明粑。今年的清明节，恰和宝顶香会节相遇，我希望每一个到大足家乡的人，都能吃上清明粑，都会实现心中的梦想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乡愁垫江

## 父亲的牡丹花烟斗

◎石静

父亲走了七年了，每逢清明，我都要从垫江县城出发，回界尺老家去收拾一下他留下的那些旧物。

所谓的收拾，其实就是擦擦灰，再望着这些旧物发发呆，让思念塞满脑海。父亲留下的那些旧物中，我最难忘的还是那支烟斗。

父亲生病住院期间，大姐特意嘱咐我带上烟斗——那是二姐生前从广东寄回来的，白瓷面上刻着牡丹花。年月久了，花纹有些模糊，烟斗却被他摸得油亮。

“您不是戒烟了吗？”我赶到医院，明知故问。

父亲没接话，只把烟斗攥在手里。过了一会儿，轻轻回答：“要是那时候医疗条件好一点，你二姐可能就不会走。”

我喉咙一紧，想起了从前。父亲早年用的是竹烟杆，是自己从屋后砍根竹子削成的。他将竹子的顶端锯下大拇指粗的一截，细的一头做烟嘴。那些年日子紧，父亲的话少，活多，常常天不亮下地，天黑透才回来。到了收成时节，父亲总爱蹲在土坝边眉头紧锁，有时钻进庄稼地里，淡青色的烟雾便一圈一圈飘出来。我那时小，不懂父亲在愁什么。现在回想，父亲大概在算——这一季的收成，够不够交我们三姊妹的学费。

我上学前班那年，大姐上初二，二姐上小学五年级。三姊妹的学费加起来不到一百块钱，家里却拿不出来。粮食除了留口粮和交公粮，都背到集市上去卖。父亲和母亲天不亮就上坡劳作，留下我们姊妹仨。大姐负责做饭，二姐负责切猪草、照顾我，大姐匆匆扒几口饭就赶去学校，二姐却常常为了照顾我而迟到。到了晚上，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二姐的作业本上满是红叉，有时还写着——请家长严厉监督，不要再迟到！灯影里，看到老师留言的父亲，脸沉了下来，举起烟杆向二姐的脑门敲去——轻轻一碰，便闪开了。后来，二姐辍了学，执意要跟着村里人去广东打工，父亲拿着烟杆吼，也没有拦住。

半年后的一天，父亲从邮局取回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支白瓷烟斗，上面雕刻着牡丹花。父亲双手捧着牡丹花烟斗，目光久久落在上面，直朝母亲连声喊：“二女给我寄烟斗了！二女给我寄烟斗了！”父亲激动的脸上，眼圈慢慢红了。从此，这支雕刻牡丹花的烟斗，就成了父亲随身携带的宝贝。

我读初二那年，家里接到二姐病危的急电。父亲取出全部存款，揣上牡丹花烟斗，和大姐连夜赶往广东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二姐得了急性肠炎，没能及时医治，病情突然加重，如花一样年纪的人儿，就这样突然没了。从那以后，父亲愈发少言寡语，整日握着二姐买的牡丹花烟斗，嘴里总在呢喃：“一个小病，怎么就治不好呢……”

后来，我考上卫校，参加了工作。父亲的咳嗽越来越重，在我一遍遍劝说下，他终于戒了烟。可戒了烟，父亲依旧随身带着二姐给他买的牡丹花烟斗，还时常语重心长地叮嘱我：“学医是人命关天的事，来不得半点马虎……”

每当这时，我知道，父亲又在想二姐。父亲住院的那些日子，每天都要拿出牡丹花烟斗，小心抚摸着，眼里裹着化不开的哀伤和思念。

父亲走后，那支牡丹花烟斗留了下来。我把它收在柜子里，偶尔拿出来端详。白色的瓷面已不如从前光亮，可摸上去依旧光滑——那是父亲的手一遍一遍磨出来的。

窗外有阳光斜照进来。我拿起烟斗，学着父亲的样子慢慢抚摸。指尖轻轻划过模糊不清的牡丹花刻纹，仿佛触到了父亲掌心的温度，仿佛看到了如花一样的二姐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垫江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)

乡愁开州

## 我们家的“三转一响”

◎宋燕

“三转一响”，那似乎是一个将物质刻进了年轮的时代。而今回想，却带着父母的甘和我童年的甜。

## 上海牌手表

父亲和母亲在开县(今开州)成家。订婚时，父亲便送给母亲一块上海牌手表，算是信物。

据母亲讲，当年她和父亲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过50来块钱，可一块手表就要110元。只是，那手表我几乎从未见母亲戴过，却恰恰是我的父亲整日里戴着它。表的直径大约4厘米，白底圆盘表，上面用行书写着极小的“上海”两个字。洁白的表盘上嘀嗒嗒地旋转着短中长三根银针，细长的秒针上缀着一个小红点，像是爱人心那那一颗永不凋零的朱砂痣。

我总爱涎着脸向父亲要来表，戴在我幼时细弱的胳膊上。看着那空荡荡的金属表带在手臂上晃悠悠地闪着光，我张口便来一句大南街戏园子里头听来的经典唱词：“我这里将玉镯且放下，但看那佳人怎样拿……”然后就搂住父亲的脖子“哈哈”地笑。

## 永久牌自行车

母亲常常谈起，说她刚开始和父亲恋爱的时候，那时，她还在离开县县城(今开州区)20余公里的区乡上班。母亲上的是三班倒，每遇倒班才能回家，可是回家的班车一天才一趟，不仅不方便，还费钱。而彼时，一些条件很好的同事，便买了自行车。那时，最羡慕的就是那些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同事了。

某天，又是母亲下班的日子，父亲骑着一辆崭新的26型永久牌轻便自行车出现在母亲面前。母亲说，彼时刚下夜班，晨风轻吹，红日初升，父亲穿着蓝白相间的海魂衫，军绿色的长裤，将车停在母亲单位门口，倚着车等母亲下班。见母亲出来，他立即就眉开眼笑。

新买来的永久牌自行车，简直就是全家人的宝贝。每次用完，父亲都会用一条干净的软布将自行车擦得锃亮。龙头、横梁、座板、脚踏板，甚至是钢圈和轮胎，每一处都不放过，有些关节处还会滴上几滴油，时刻保持着自行车光亮整齐。

某次，父亲接母亲下班。在一个长下坡处，父亲的自行车越跑越快，捏紧刹车似乎毫无反应，骇得父亲连忙放下双脚，以鞋底擦地，拖了老远才停下来。

很多年以后，父亲才憨笑着坦白交代：当年他只知道油是好东西，于是给自行车每个部位都打油，连刹车也没放过……

## 飞马牌缝纫机

记得三五岁的光景，我家堂屋中央多了一台新买的缝纫机。母亲顶着一头新烫的卷发，喜气洋洋地接受着邻居们的羡慕与祝福。

我现在还记得，那缝纫机是飞马牌的，因为黝黑而光洁的缝纫机上印着一匹金色的，长着一双翅膀正展翅高飞的马。

因为有了缝纫机，母亲便有了自己做衣服野心。此后十年，母亲专注缝纫的劲头一丝不减，可技术却停滞不前，只停留在做裤衩上。是的，自从母亲有了缝纫机，全家老少再也没买过大裤衩。

还记得十五岁那年，我独自外出求学。临别前夜，母亲还挑灯夜战，为我做了一大摞花裤衩。她说：“这好赖也是慈母手中线呀……”

可当少年时的我，在离家千里之遥的女生宿舍，穿着“妈妈牌”手工花裤衩招摇过市时，却被我那些没心没肺的室友嘲笑得惊涛骇浪，人仰马翻……至此，母亲的缝纫事业终于不得不宣告结束。

## 三洋牌录音机

后来有很多个版本，说“三转一响”这个“响”其实是收音机。但我却固执地认为应该是录音机，特别是哥哥用的那个录音机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哥哥念了初中，要学英语，父亲买来一个很小的三洋录音机和初中三年全套的英语磁带。

那个录音机虽然小，却带给少年时的我们多少欢乐啊。英语全套磁带至今我们两兄妹都没完整地听过一遍，但四大天王、Beyond乐队、张国荣、谭咏麟等明星演唱的歌曲，却是听了一遍又一遍。

至今记得，几乎每天晚上，我都悄悄把录音机放在耳边，然后把音量开到很小很小，常常听着听着便睡熟了。那些流行音乐，何尝不是青春岁月缓缓流逝的声音呢？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)

